

中 | 华 | 国 | 学 | 文 | 库



李太白全集 下

〔清〕王琦注

中华书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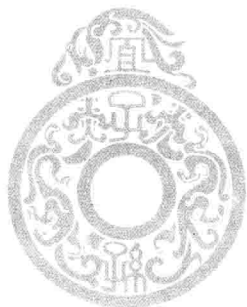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 | 华 | 国 | 学 | 文 | 库



李太白全集 下

〔清〕王琦注



中 华 书 局

李太白全集卷之十八 古近体诗共三十五首

钱塘王琦琢崖辑注

王济鲁川较

送韩侍御之广德 缘本“德”字下多一“令”字

《唐书·地理志》，江南西道宣城郡有广德县，本绥安县，至德二载更名广德。

昔日绣衣何足荣？^{〔一〕}今宵贯 始制切，音世，又神夜切，音射，义同 酒与君
倾。^{〔二〕}暂就东山賒月色，酣歌一夜送泉明。^{〔三〕}

〔一〕《汉书》：侍御史有绣衣直指，出讨奸猾，治大狱。颜师古注：衣以绣者，尊宠之也。

〔二〕《汉书·高帝纪》：尝从王媪、武负贯酒。颜师古注：贯，賒也。陶渊明尝为彭泽令，故用之以拟韩侍御也。

〔三〕《野客丛书》：《海录碎事》谓渊明一字泉明，李白诗多用之，不知称渊明为泉明者，盖避唐高祖讳耳。犹杨渊之称杨泉，非一字泉明也。《齐东野语》：高祖讳渊，渊字尽改为泉。杨升庵曰：今人改泉明为泉声，可笑。

白云歌送友人

楚山秦山多白云，白云处处长随君。君今还入楚山里，云亦随君

渡湘水。水上女萝衣白云，早卧早行君早起。

萧士赧曰：此诗已见七卷，特首尾数语不同，而此则尾语差拙，恐是初本未经改定者，今两存之。

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

《太平府志》：隐静寺，在繁昌县东南二十里。隐静山一名五峰寺山，有碧霄、桂月、鸣磬、紫气、行道五峰，寺当五峰之会，巘岿拱合，林木幽奇，古涧委折，殷雷轰地。相传寺为杯度禅师所建，飞锡定基，江神送木，现诸神异。寺外有十里松径，传云禅师手植，或曰距寺二里许有双松对峙，势若虬龙者，即师手泽。又尝取新罗五叶松种寺西，迄今尚存。旧志又言，寺有朗公橘，杯度所携频伽鸟一双，皆晋、宋遗迹。又有木、米、盐、酱等池，言创寺时，诸物皆从此出云。旧额云“江东第二禅林”。按：繁昌县，南唐时析南陵分置，在唐时尚属南陵。

我闻隐静寺，山水多奇踪。岩种朗公橘，门深杯度松。道人制猛虎，^{〔一〕}振锡还孤峰。^{〔二〕}他日南陵下，相期谷口逢。

〔一〕《释氏要览》：《智度论》云：得道者名为道人，余出家未得道者，亦名道人。《法苑珠林》：晋沙门于法兰，高阳人也。尝夜坐禅，虎入其室，因蹲床前，兰以手摩其头，虎奋耳而伏，数日乃去。

〔二〕沈约《法王寺碑》：振锡经行，祇林宴坐。锡，释家所执锡杖，一名德杖，一名智杖，有金环绕之，作锡锡声，行时以节步趋者。

送友人

青山横北郭，白水绕东城。此地一为别，孤蓬万里征。^{〔一〕}浮云游

子意，^{〔一〕}落日故人情。挥手自兹去，萧萧班马鸣。^{〔三〕}

〔一〕鲍照《芜城赋》：孤蓬自振，惊砂坐飞。

〔二〕浮云一往而无定迹，故以比游子之意；落日衔山而不遽去，故以比故人之情。

〔三〕《诗·小雅》：萧萧马鸣。《左传》：有班马之声。杜预注：班，别也。主客之马将分道，而萧萧长鸣，亦若有离群之感，畜犹如此，人何以堪。

送别

斗酒渭城边，^{〔一〕}垆头醉不眠。^{〔二〕}梨花千树雪，杨叶万条烟。惜别倾壶醕，^{〔三〕}临分赠马鞭。看君颖上去，^{〔四〕}新月到应 缪本作“家”圆。

〔一〕《水经注》：长安，故咸阳也。汉高帝更名新城，武帝元鼎三年别为渭城，在长安西北渭水之阳。《史记正义》：《括地志》云：咸阳故城亦名渭城，在雍州北五里，今咸阳县东十五里。《太平寰宇记》：故渭城，在今县东北二十二里渭水北，即秦之杜邮。其城周八里，秦自孝公至始皇，皆都于此城。武帝元鼎三年，更名渭城，后汉省，并地入长安，故此城存。

〔二〕《史记集解》：韦昭曰：“铲，酒肆也。以土为墮，边高似铲。”《汉书注》：如淳曰：酒家开肆待客，设酒铲，故以铲名肆。臣瓚曰：卢，酒瓮也。师古曰：二说皆非也。卢者，卖酒之区也。以其一边高，形如锻家炉，故取名耳，非即谓火炉及酒瓮也。

〔三〕《初学记》：醕，旨酒也。《玉篇》：醕，美酒也。《正字通》：俗呼醕为尾酒，醕为头酒。

〔四〕河南道颍川汝阴郡有颍上县。《太平寰宇记》：颍上县，以地枕颍水上游为名。

《沧浪诗话》：太白诗“斗酒渭城边，垆头醉不眠”，乃岑参之诗，误编入。琦按：《文苑英华》亦以此诗为岑参作，题云《送杨子》，岑集亦载之。

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游南岳

南岳，衡山也。在今湖广衡州府衡山县西北三十里，接衡阳县及长沙府界。

吴江女道士，头戴莲花巾。^{〔一〕}霓衣 繆本作“裳”不湿雨，特异阳台云 繆本作“神”。^{〔二〕}足下远游履，凌波生素尘。^{〔三〕}寻仙 萧本作“倦寻”向南岳，应见魏夫人。^{〔四〕}

〔一〕《太平御览》：《登真隐诀》曰：太玄上丹灵玉女，戴紫华芙蓉巾。

〔二〕巫山神女，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详见二卷注。

〔三〕《洛神赋》：践远游之文履，曳露綃之轻裾。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。
吕向注：远游，履名。步于水波之上，如生尘也。

〔四〕《南岳魏夫人传》：魏夫人者，晋司徒剧阳文康公舒之女，名华存，字贤安。幼而好道，静默恭谨，志慕神仙，味真耽玄，欲求冲举，吐纳气液，摄生夷静，住世八十三年，以晋成帝咸和九年，岁在甲午，太乙元仙遣飙车来迎，夫人乃托剑化形而去。位为紫虚元君，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，比秩仙公，使治天台大霍山洞台中，主下训奉道，教授当为仙者，男曰真人，女曰元君。

送友人入蜀

见说蚕丛路，^{〔一〕}崎岖不易行。山从人面起，云傍马头生。芳树笼秦栈，^{〔二〕}春流绕蜀城。^{〔三〕}升沉应已定，不必问 繆本作“访”

君平。^{〔四〕}

〔一〕蚕丛，蜀王之先，详见三卷《蜀道难》注。

〔二〕李善《文选注》：《通俗文》曰：板阁曰栈。《史记》：去辄烧绝栈道。《索隐》曰：栈道，阁道也。音士谏反。包恺音士版反。崔浩云：险绝之处，傍凿山岩而施板梁为阁。琦按：入蜀之道，山路悬险，不容坦行。架木而度，名曰栈道。以其自秦入蜀之道，故曰秦栈。

〔三〕《水经注》：成都县有二江双流郡下，故扬子云《蜀都赋》曰“两江珥其前”者也。

〔四〕《高士传》：严遵，字君平，蜀人也。隐居不仕，尝卖卜于成都市，日得百钱以自给，卜讫则闭肆下帘，以著书为事。

徐而庵曰：“山从”二句，是承上“崎岖不易行”五字，勿作好景会。

送赵云卿

白玉一杯酒，绿杨三月时。春风馀几日，两鬓各成丝。秉烛唯须饮，投竿也未迟。如逢渭川猎，犹可帝王师。

此篇与十二卷内《赠钱征君少阳》诗，无一字差异，盖编者重入未删。

送李青归华阳川

胡三省《通鉴注》：华阳川，在虢州华阳山南。《雍胜略》：华阳水，在汉中府褒城县西二十五里，源出牛头山，南流与汉水合。萧本作“南叶阳川”，误。

伯阳仙家子，^{〔一〕}容色如青春。日月秘灵洞，云霞辞世人。化心养精魄，^{〔二〕}隐几窅天真。^{〔三〕}莫作千年别，归来城郭新。^{〔四〕}

〔一〕《列仙传》：老子姓李，名耳，字伯阳，陈人也。生于殷时，为周柱下史，转为守藏史，积八十馀年。《史记》云二百馀年。时称隐君子。

〔二〕江淹诗：隐沦驻精魄。

〔三〕《庄子》：南郭子綦隐几而坐。陆德明《音义》：隐，凭也。

〔四〕《丁令威歌》：去家千年今始归，城郭如故人民非。

送舍弟

吾家白额 一作“马”驹，^{〔一〕}远别临东道。他日相思一梦君，应得池塘生春草。^{〔二〕}

〔一〕《魏志》：曹休间行北归见太祖，太祖谓左右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吾家白额驹，即吾家千里驹之意，而改用李氏事耳。《晋书》：武昭王讳暕，字玄盛，姓李氏，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，尝与太史令郭靡及其同母弟宗繇同宿，靡起谓繇曰：“君当位极人臣，李君有国土之分。家有駟草马生白额驹，此其时也。”吕光末，京兆段业，自称凉州牧，以敦煌太守孟敏为沙州刺史，署玄盛效谷令。敏寻卒，护军郭谦等以玄盛温毅有惠政，推为敦煌太守，玄盛初难之，宗繇言于玄盛曰：“君忘郭靡之言耶？白额驹今生矣！”玄盛乃从之。

〔二〕谢灵运梦见从弟惠连，得“池塘生春草”句，详见十一卷注。

送别

得书字

水色南天远，舟行若在虚。迁人发佳兴，吾子访闲居。日落看归鸟，潭澄羨一作“怜”跃鱼。圣朝思贾谊，^{〔一〕}应降紫泥书。^{〔二〕}

〔一〕《汉书》：贾谊为长沙王太傅，后岁馀，帝思谊，征之。

〔二〕紫泥，用之以封玺书，见七卷注。

送鞠十少府

得书字

试发清秋兴，因为吴会吟。碧云敛海色，流水折江心。我有延陵剑，^{〔一〕}君无陆贾金。^{〔二〕}艰难此为别，惆怅一何深。

〔一〕《新序》：延陵季子将西聘晋，带宝剑以过徐君。详见十二卷注。

〔二〕《汉书》：陆贾有五男，出所使越囊中装，卖千金，分其子，子二百金，令为生产。

送张秀才谒高中丞

并序

余时系寻阳狱中，正读《留侯传》。^{〔一〕}秀才张孟熊，蕴灭胡之策，将之广陵谒高中丞。^{〔二〕}余喜子房之风，感激于斯人，因作是诗以送之。

〔一〕《史记》世家第二十五为《留侯世家》。曰《留侯传》，盖变称也。

〔二〕《旧唐书》：高适者，渤海蓨人也。为谏议大夫，负气敢言，上皇以诸王分镇，适切谏不可。及永王叛，肃宗闻其论谏有素，召而谋

之。适因陈江东利害，永王必败。上奇其对，以适兼御史大夫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使。诏与江东节度来瑱，率本部兵，平江、淮之乱。会于安州，师将渡，而永王败。适喜言王霸大略，务功名，尚节义，逢时多难，以安危为己任，然言过其实，为大臣所轻。

秦帝沦玉镜 一作“六雄减金虎”，^{〔一〕}留侯降氛氲。感激黄石老，^{〔二〕}经过仓海君。^{〔三〕}壮士挥金槌，^{〔四〕}报仇六国 缪本作“合” 闻。智勇冠终古，^{〔五〕}萧、陈难与群。两龙争斗时，^{〔六〕}天地动风云，酒酣 一作“纵横” 舞长剑，^{〔七〕}仓卒解汉纷。^{〔八〕}宇宙初倒悬，鸿 缪本作“洪” 沟势将分。英谋信奇绝，夫子扬清芬 一作“夫子称卓绝，超然继清芬”。胡月入紫微，^{〔九〕}三光乱天文。高公镇淮海，谈笑却 缪本作“廓” 妖氛。^{〔一〇〕}采尔幕中画，^{〔一一〕}戡 音堪 难光殊勋。^{〔一二〕}我无燕霜感，^{〔一三〕}玉石俱烧焚。^{〔一四〕}但洒一行泪，临歧竟何云。

〔一〕《尚书帝命验》：桀失玉镜，用其噬虎。郑康成注：玉镜，谓清明之道。

〔二〕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：留侯张良者，其先韩人也。秦灭韩，良悉以家财求刺客刺秦王，为韩报仇，以大父、父五世相韩故。良尝学礼淮阳，东见仓海君，得力士，为铁椎重百二十斤。秦皇帝东游，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，误中副车。秦皇帝大怒，大索天下，求贼甚急，良乃更姓名，亡匿下邳。尝从容步游下邳圯上，有一老父衣褐，至良所，直堕其履圯下，顾谓良曰：“孺子，下取履。”良愕然，欲殴之。为其老，强忍，下取履。父曰：“履我。”良业为取履，因长跪履之。父以足受，笑而去。良殊大惊，随目之。父去里所，复还，曰：“孺子可教矣。后五日平明，与我会此。”良因怪之，跪曰：“诺。”五日平明，良往，父已先在，怒曰：“与老人期，后，何也？后五日早会。”五日鸡鸣，良往，父又先在，复怒

曰：“后，何也？后五日复早来。”五日，良夜未半往，有顷，父亦来，喜曰：“当如是。”出一编书，曰：“读此则为王者师矣。后十年兴。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，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。”遂去，不复见。旦日视其书，乃《太公兵法》也。

- 〔三〕《汉书音义》：仓海君，晋灼曰：海神也。如淳曰：秦郡县无仓海，或曰东夷君长也。颜师古曰：二说并非，盖当时贤者之号也。
- 〔四〕琦按：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载博浪沙事，并云铁椎，惟《水经注》云：张良为韩报仇于秦，以金椎击秦始皇不中，中其副车。骆宾王诗“金椎许报韩”，盖出于此。
- 〔五〕《汉书·张良传赞》：闻张良之智勇，以为其貌魁梧奇伟，反若妇人女子。卢谌诗：智勇冠当代。
- 〔六〕《史记·彭越传》：两龙方斗，且待之。
- 〔七〕《说文》：酣，酒乐也。应劭曰：不醉不醒曰酣。
- 〔八〕《项羽本纪》：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，沛公兵十万在霸上。范增说项羽，急击勿失。项伯者，项羽季父也。素善张良，乃夜驰之沛公军，私见张良，具告以事，欲呼张良与俱去，毋从俱死。良曰：“沛公有急，亡去不义，不可不语。”良乃入，具告沛公。出要项伯，入见，沛公奉卮酒为寿，约为婚姻，曰：“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。”项伯许诺，谓沛公曰：“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。”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王，至鸿门谢。项王因留沛公与饮。范增出召项庄，谓曰：“若入前为寿，寿毕请以剑舞，因击沛公于坐，杀之。”庄则入为寿，寿毕，曰：“军中无以为乐，请以剑舞。”项王曰：“诺。”项庄拔剑起舞，项伯亦拔剑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，庄不得击。张良至军门，见樊哙。哙曰：“今日之事何如？”良曰：“甚急。项庄拔剑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”哙曰：“此迫矣，臣请入，与之同命。”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。须臾，沛公起如厕，因招樊哙出。于是遂去，令张良留谢。汉四年，项王与汉约，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者为汉，鸿沟而东者为楚，项王已约，乃引兵解而东归。汉欲西归，张良、陈平说曰：“汉有天下大半，诸侯皆附之。楚兵罢食尽，此天亡楚之时也，不如因其饥而遂取之。今释弗击，此所

谓养虎自遗患也。”汉王听之。

〔九〕《晋书》：月为胡王。《陈书》：陈宝应起兵沙门，惠标作五言诗以送之曰：“匹马犹临水，离骑稍引风。好看今夜月，当入紫微宫。”

〔一〇〕《陈书》：文参礼乐，武定妖氛。

〔一一〕谢瞻诗：婉婉幕中画。

〔一二〕《广韵》：戡，胜也，克也。

〔一三〕《太平御览》：邹衍事燕惠王尽忠，左右谮之，王系之，仰天而哭，夏五月，天为之降霜。

〔一四〕《书·胤征》：火炎昆冈，玉石俱焚。

寻阳送弟昌峒 繆本作“峒” 鄱阳司马作

鄱阳，唐时郡名，即饶州也。隶江南西道，为上州，有司马一人，从五品。

桑落洲渚连，^{〔一〕}沧江无云烟。寻阳非剡水，忽见子猷船。^{〔二〕}飘然繆本作“了见”欲相近，来迟杳若仙。人乘海上月，帆落湖中天。一睹无二诺，^{〔三〕}朝欢更胜昨。尔则吾惠连，^{〔四〕}吾非尔康乐。朱绂白银章，^{〔五〕}上官佐鄱阳。^{〔六〕}松门拂中道，石镜回清光。^{〔七〕}摇扇及干越，水亭风气凉。^{〔八〕}与尔期此亭，期在秋月满。时过或未来，两乡心已断。吴山对楚岸，彭蠡当中州。^{〔九〕}相思定如此，有穷尽年愁。

〔一〕《太平寰宇记》：桑落洲，在舒州宿松县西南一百九十四里。江水始自鄂陵，分派为九，于此合流，谓之九江口。此洲与江州寻阳县，分中流为界。《一统志》：桑落洲，在九江府城东过江五十里。昔江水泛涨，流一桑于此，因名。

〔二〕王子猷乘船往剡溪访戴安道，详见九卷注。

〔三〕魏征诗：季布无二诺，侯嬴重一言。

- 〔四〕《宋书》：谢惠连幼有才悟而轻薄，不为父方明所知。灵运尝自始宁至会稽造方明，过视惠连，大相咨赏，谓方明曰：“阿连才悟如此，而尊作常儿遇之。”
- 〔五〕《韵会》：绂，绶也。《增韵》：印组也。章，印章也。朱绂、银章，详见十一卷《赠刘都使》诗注。
- 〔六〕凡除官到任，谓之上官。司马，州之佐职。
- 〔七〕《江西通志》：松门山，在南昌府城西北二百十五里，枕鄱湖之东，两岸悉生松，遥望如门，故名。上有石镜，光可照人。谢康乐诗“攀崖照石镜，牵叶入松门”，是也。
- 〔八〕《太平寰宇记》：干越渡，在余干县西南一百二十步，置津吏主守，四时不绝。干越亭在余干县东南三十步，屹然孤立，古今游者多留题章句焉。《江西通志》：干越亭，在饶州府余干县羊角山。《文公谈苑》云：前瞰琵琶洲，后枕思禅寺，林麓森郁。千峰竞秀。唐初张彦俊建。
- 〔九〕《通鉴地理通释》：彭蠡在江州浔阳县。《括地志》：在县东南五十里。《六典注》：一名官亭湖，在南康军星子县南，江州彭泽县西。《地理志》：在豫章郡彭泽县西。《郡县志》：在都昌县西六十里，与浔阳县分湖为界。《禹贡》扬州“彭蠡既猪”，即江汉所汇之泽，合江西、江东诸水，跨豫章、饶州、南康军三州之地。

钱校书叔云

少年费白日，歌笑矜朱颜。不知忽已老，喜见春风还。惜别且为欢，徘徊桃李间。看花饮美酒，听鸟临晴山。向晚竹林寂，^{〔一〕}无人空闭关。^{〔二〕}

〔一〕《晋书》：阮咸任达不拘，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。

〔二〕闭关，犹闭门也，江淹《恨赋》：闭关却扫，塞门不仕。

送王孝廉覲省

彭蠡将天合，^{〔一〕} 姑苏在日边。^{〔二〕} 宁亲候海色，欲动孝廉船。^{〔三〕} 窈窕晴江转，参差远岫连。相思无昼夜，东注萧本作“泣”似长川。

〔一〕《江西志》：鄱阳湖，在南昌府城东北一百五十里，即《禹贡》之彭蠡也。一名官亭湖，一名扬澜湖，跨南昌、饶州、南康三郡，合上流诸水入焉。周围数百里，阔四十里，长三百里。每春夏之间，江、汉水涨，则彭蠡之水郁不得流而逆回倒积，遂成巨浸，渺渺数百馀里，无复畔岸。逮夫二水渐消，则彭蠡之水始出大江，循南岸而行，与二水颉颃趋海。《韵会》：将，与也。鲍照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：长波天合。

〔二〕杨齐贤曰：姑苏，苏州吴郡。以其近东海日出之地，故云日边。

〔三〕《法言》：孝莫大于宁亲。《世说》：张凭举孝廉，出都负其才气，谓必参时彦，欲诣刘尹，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。张遂诣刘，清言弥日，因留宿至晓，刘曰：“卿且去，正当取卿共诣抚军。”张还船，同侣问何处宿，张笑而不答。须臾真长遣传，教觅张孝廉船，同侣惋愕。

同吴王送杜秀芝举人京

按：诗题当是“送杜秀才赴举入京”，“芝”字疑讹。

秀才何翩翩？王许回也贤。暂别庐江守，^{〔一〕} 将游京兆天。秋山宜落日，秀水出寒烟。欲折一枝桂，^{〔二〕} 还来雁沼前。^{〔三〕}

- 〔一〕庐江，郡名，即庐州也。隶淮南道。《通典》：雍州，开元三年改为京兆府。凡周、秦、汉、晋、西魏、后周、隋至于我唐，并为帝都。
- 〔二〕《晋书》：郗诜曰：“臣举贤良对策，为天下第一，犹桂林之一枝，昆山之片玉。”
- 〔三〕《西京杂记》：梁孝王筑兔园，园中有雁池，池间有鹤洲、凫渚，其诸宫观相连，延亘数十里，奇果、异树、瑰禽、怪兽毕备，王与宫人宾客，弋钓其中。

洞庭醉后送绛州吕使君杲 萧本作“果” 流澧州

《湖广志》：洞庭湖，在岳州西南，绵跨八百里。绛州，又谓之绛郡，隶河东道。澧州，在澧水之阳，又谓之澧阳郡，隶山东道，在京师东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。

昔别若梦中，天涯忽相逢。洞庭破秋月，纵酒开愁容。赠剑刻玉字，延平两蛟龙。^{〔一〕}送君不尽意，书及雁回峰。^{〔二〕}

- 〔一〕《中华古今注》：晋时斗牛间常有紫气，张华知是剑气。乃以雷焕为丰城令，焕到县，掘县狱深，得剑两枚，一送与张华，一焕自佩。后华死，子珪佩，过延平津，跃入水，使人寻之，乃见化为龙也。雷焕卒，子亦佩之，于延平津，亦跃入水，化为龙矣。
- 〔二〕《方輿胜览》：回雁峰，在衡阳之南，雁至此不过，遇春而回，故名。或曰峰势如雁之回。《湖广志》：回雁峰，在衡州府城南里许，相传雁不过衡阳，至此而回。然闻桂林间尚有雁声，知此说非矣。或谓峰之形势如雁回转者，是也。南岳周环八百里，回雁为首，岳麓为足云。

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 并序

按《唐书·百官志》，左右十四卫及太子左右六率府，皆有郎将，乃五品官也。衡阳，唐时郡名，即衡州，隶江南西道。

仲尼旅人，文王明夷。^{〔一〕}苟非其时，圣贤低眉。况仆之不肖者，而迁逐枯槁，固非（“非”字疑当作“亦”）其宜。朝心不开，暮发尽白。而登高送远，^{〔二〕}使人增愁。陈郎将义风凛然，英思逸发。来下曹城之榻，去邀才子之诗。动清兴于中流，泛素波而径去。诸公仰望不及，连章祖之。序惭起予，辄冠名贤之首；作者嗤我，乃为抚掌之资乎？^{〔三〕}

〔一〕《京氏易传》：《易》曰：“旅人先笑后号咷。”又曰：“得其资斧。”仲尼为旅人，国可知矣。《周易》：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内文明而外柔顺，以蒙大难，文王以之。《周易集解》：郑玄曰：夷，伤也。日出地上，其明乃光，至其入地，明则伤矣，故谓之明夷。日之明伤，犹圣人、君子有明德，而遭乱世，抑在下位。则宜自艰，无干政事，以避小人之害也。荀爽曰：明在地下，为坤所蔽，大难之象。文王君臣相事，故当大难也。王弼《易注》：文王明夷，则主可知矣。仲尼旅人，则国可知矣。

〔二〕《高唐赋》：登高望远，使人心悴。

〔三〕《晋书》：左思赋《三都》。初陆机入洛，欲为此赋。闻思作之，抚掌而笑，与弟云书曰：“此间有伦父，欲作《三都赋》，须其成，当以覆酒瓮耳。”及思赋出，机绝叹伏，以为不能加也，遂辍笔焉。王羲之《与谢万书》：语田里所行，故以为抚掌之资，其为得意，可胜言耶？

衡山苍苍入紫冥，^{〔一〕}下看南极老人星。^{〔二〕}回飙吹散五峰雪，^{〔三〕}往往飞花落洞庭。气清岳秀有如此，郎将一家拖金紫。^{〔四〕}门前食客乱浮云，世人皆比孟尝君。^{〔五〕}江上送行无白璧，^{〔六〕}临歧惆怅若为分。

- 〔一〕《方輿胜览》：南岳，一名衡山，在衡山县西三十里，晋因山以名郡。《湘中记》：度应斗衡，位值离宫，故曰衡山。又名霍山。《南岳记》：衡山者，朱陵之灵台，太虚之宝洞。上承翌轸，钤总万物，故名衡山。下踞离宫，统摄火乡，故号南岳。赤帝馆其岭，祝融宅其阳。逮于轩辕，以潜、霍二山副焉。《长沙记》：衡山轩翔，耸拔九千馀丈，尊卑参差七十二峰，岩洞、溪涧、泉石之胜，交错其中。又有数十洞、十五岩、三十八泉、二十五溪、九池、九潭、六源、八桥、六井、三穿、三漏，此最著者。七十二峰最大者五：祝融、紫盖、云密、石廩、天柱，而祝融为最高。《水经注》：湘水又北径衡山县东。山在西南，有三峰：一名紫盖，一名石廩，一名容峰。容峰最为竦杰，自远望之，苍苍隐天，故罗含云：望若陈云，自非清霁素朝，不见其峰。丹水涌其左，醴泉流其右，山经谓之岫崦山，为南岳也。《魏书》：发响九皋，翰飞紫冥。
- 〔二〕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狼比地有大星，曰南极老人，老人见，治安。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。《晋书》：老人一星在弧南，一曰南极，常以秋分之旦，见于景；春分之夕，而没于丁。见则治平，主寿昌。
- 〔三〕谢灵运诗：回飙流轻雪。
- 〔四〕陆机《谢平原内史表》：怀金拖紫，退就散辈。《后汉书》：圣恩横加，猥赐金紫。章怀太子注：《汉官仪》曰：二千石，金印紫绶也。
- 〔五〕《史记》：孟尝君在薛，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，皆归孟尝君。孟尝君舍业厚遇之，以故倾天下之士。食客数千人，无贵贱一与文等。